東漢紀貳

後漢紀

壹拾之叁拾

增評加批歷史綱鑑補卷十一

宋 涑水 司馬光 通鑑
孝亭 朱 袁 綱目 明 琅琊 王世貞
趙田 袁 黃 編纂

後學 崇川 袁俊德潤身 閱
葉 震小濱 甫 校

◉東漢

◉肅宗孝章皇帝諱炟明帝太子也在位十三年壽三十一○帝厭明帝苛切每

綱 丙子建初元年春正月詔廣農饑民○鑑時車師復叛與匈奴共攻敗恭遣征西將軍耿夷等救有司明慎選擇進善良退貪穢蠹三十二國百姓頻年服役轉輸煩費勞困之民足以感動天地陛下宜留念省察帝下其章第五倫亦同終議牟融不僭刑不濫與其不得已寧僭無濫凶奴屯戍西域先帝所建不宜回畧終復上疏曰秦發長城功役繁興胡亥不革終亡四海故秦元棄珠厓之郡光蕩滌煩苛之法輕薄暴楚以濟羣帝從之編介謂遠夷言其人與禽獸無異也衣裳謂中國也

鑑 詔二千石勉勸農桑罪非殊死殊異也絕也言須秋案驗有司明慎選擇進善良退貪穢順時令理冤獄○鑑是時承永平故事吏政尚嚴切尚書陳寵以帝新即位宜改前世苛俗乃上疏曰臣聞先王之政賞不僭刑不濫與其不得已寧僭無濫往者斷獄嚴明所以威懲姦慝既平必宜濟之以寬夫為政猶張琴瑟大弦急者小弦絕陛下宜隆先王之道蕩滌煩苛之法輕薄暴楚以濟羣生全厲至德以奉天心帝深納寵言每事務於寬厚

鑑 第五倫亦上疏曰光武承王莽之餘頗以嚴威為政後代因之遂成風俗郡國所舉類多辦職俗吏殊未有寬博之選以應上求者也秦以酷急亡國王莽亦以苛法自滅故勤勤懇懇是在於此上善之倫天性峭直剛戾常疾俗吏苛刻議論每依寬厚云按丁奉曰第五倫性峭戾而言寬厚或者以言不個行者之無而始往者佚身之功陳蕃者正君之道編杜子已而陳蕃於君倫亦君子矣乎

〔丁南湖曰〕予觀陳寵政苛一疏未嘗不美其家法之綿延也寵有曾祖名威成哀間以律令為尚書常成子孫曰為人議法當依於輕至寵事漢亦為尚書特建此疏及事和帝為廷尉議法務從寬恕可謂克孝其祖矣寵之子忠復繼尚書而寬恕仍如父祖范史贊曰范于子孫宜公宜卿蓋謂仁者有後也

綱 秋七月詔以上林池苑賦與貧民書法志仁民也

綱 丁丑二年夏四月大旱上欲封爵諸舅太后不許○且會大旱言事者以為不封外戚之故有司請依舊典太后詔曰凡言事者皆媚吾以要福耳昔王氏五侯同日俱封黃霧四塞不聞澍雨之應先帝防慎舅氏不令在樞機之位帝省詔罪然後復重請之太后報曰常觀富貴之家福祿重貴猶再植之木其根必傷夫至孝之行安親為上今數遭蝗災穀價數倍而欲外營外家之封違慈母之懷悖平若陰陽調和邊境清靜然後行子之志吾但當含飴弄孫不能復關政矣上乃止按太后俾內外從化被服如一置織室親手蠶織帝中數往觀視以為樂樂

萬世母后之龜鑑
義方家教之書
忠賢萃于一門
馬房勸成德政
改政移風有其本
戚言有切事宜
馬馭同功異體

章帝崩成母后建號之德斯為皇家曲封
外戚以致明德有長恨之嗟蓋小節而失
大義不但可勗且可勗矣
怪矣蓋時史氏亦
不細邁其之辭耶
楊終言句之佳破
壞文體初中時辭
涉白虎奏議仍月令
蓋旨之為耳且世亦
不傳或即以白虎通
書之更稽相已
學者得成其業
宜如石渠故事
白虎議五經同異
以直言士補外官
厲范長史
廢范長史
駁張疑其庶義
骨肉不以道而為
親疏
欲置不忍下辜

趙雪航曰於戲明德斯言歸萬世母后之龜鑑也有之君后封王請呂梁元望后封請弟為侯豈不大有為絕乎良由伏波時軍忠義之德垂式于後觀其成兄子嚴毅之書足知其義方家教之善也明德為賢人時德冠後宮暨母儀天下愈宗儉素后兄虎賁處美葦難終上書勸成德政借喻之言足以匡扶治教忠賢萃于一門兩漢外戚無一可擬者稱歎休哉

鑑 太后兄衛尉馬廖奎華難終上疏勸成德政曰昔元帝罷服官成帝御流民衰帝去樂府燕而修賚不怠至於衰亂者百姓從行不從言夫改政移風必有其本傳曰吾王好創客百姓多創瘢矣公子光好劍客專諸輩皆善待之故百姓亦多以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按國策靈王好細腰楚士多長安語曰城中好高結結諸曰髻東觀也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兒帛斯言如戲有切事宜太后深納之

紀 戊寅三年馬防馬太后弟耿恭擊羌大破之詔徵防選下恭獄免其官參明 防偕耿恭擊羌章而城功敗防甫召還恭以罪戮至冬則防進位車騎矣同功異賞宜無其說蓋恭以言事忤防有司承望風旨上亦不察而罪之耳然則恭有功無罪昭然甚明固已不待參考而復知其為防所陷矣

紀 三月立貴人竇氏為皇后后勳之女勳力審勳之孫也

紀 己卯四年夏四月立子慶為皇太子

紀 五月封馬廖等為列侯以特進就第○且 有司請封諸舅帝以天下方無事從之太后聞之曰吾少壯時但覽竹帛志不顧命今雖已老猶戒之在得故日夜惕思自降損何意未志不從萬年之日長恨矣廖等辭讓不許乃受爵而辭位許之皆以特進就第

紀 六月皇太后馬氏崩

鑑 十一月校書郎楊終建言宣帝博徵羣儒論定五經于石渠閣方今天下少事學者得成其業而章句之徒患斷處曰章言斷處曰句言句之學也破壞大體宜如石渠故事甘露三年永為後世則帝從之詔太常博士郎官及諸儒會白虎觀白虎觀在北宮議五經同異帝親稱制臨決作白虎奏議今白虎通是也名儒丁鴻樓望成封桓郁班固賈逵及廣平王羨皆與焉

紀 庚辰五年春二月朔日食舉極言直諫

紀 五月以直言士補外官○且 詔曰朕思遵直士側席異聞其先至者各以發情吐憑寡闇子大夫之志矣今外官多曠並可以補任思遲猶冀明之士同當出入禁闥補過拾遺可也以補外官冊巧憂其末而失其本予直言于此蓋譏之耳

紀 辛巳六年以廉范為蜀郡太守○鑑 成都民物豐盛邑宇逼側傷制禁民夜作以防火災范乃毀削先令但嚴使儲水而已百姓以為便歌之曰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作則暮無襦今五袴書法漢中興太守可稱者前書杜詩張堪末裝潛張疑其庶義馬援李固張綱隔以能平盜賊稱則所遇之人至故反音無襦今五袴書法漢中興太守可稱者前書杜詩張堪第五倫矣于是復書廉范自是以至度范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作則暮無襦今五袴書法漢中興太守可稱者前書杜詩張堪第五倫矣于是復書廉范自是以至

紀 壬午七年夏六月廢太子慶為清河王立子肇為皇太子太子慶以無罪見廢原于竇后之逝時也○且 秋八月有司復奏遵東平王蒼歸國蒼帝尊舅也帝友愛諸王篤于親親手詔蒼曰骨肉天性誠不以遠近為親疏然數見頗色情重昔時欲留大鴻臚奏不忍下車車駕程送流涕而訣八年東平王蒼卒

謂體貴以酒臣之所至願

久在使人驚怖蓋言如孤雛鼠鼠人主之所深戒

下車先問大姓主名京師肅清

帝信任不疑言超為國不收私恩蓋兩得之其言漢蓋出馬接答禮上矣

李邑毀班超帝信任超妻班超即遣妻邑國以閨賢為務以孝行為首才行少能相兼

士宜以才行為先賢雖得其人天下樞要在于尚書以朱暉為南陽僕射

一漢以來暉為南陽宋季

朱暉諫行均輸天子不言有無國家樂聞馬援勞謙下士

注一班超去妻

注一帝以孝行為首才行少能相兼

注一士宜以才行為先賢雖得其人天下樞要在于尚書

注一漢以來暉為南陽宋季

注一帝信任超妻邑國以閨賢為務以孝行為首才行少能相兼

注一帝信任超為國不收私恩蓋兩得之其言漢蓋出馬接答禮上矣

注一曹參有三子之讖

注一班超去妻

注一帝以孝行為首才行少能相兼

注一士宜以才行為先賢雖得其人天下樞要在于尚書

注一漢以來暉為南陽宋季

以孔僖為蘭臺令史孔僖以書自訟直說書傳實事

摧賊喜動顏色賢者固不可以往日之喜故親屈物盡可復得詔賜義均米各千斛

詔戒俗吏矯飾相稱無華同聲謂之不煩句設早每嫁女重于男孟小國蔡權宜之術非王道也戒俗吏矯飾是襲天下之大比戶皆與以胎養親三辭何以為繼孟子盡信書不如無書之言孟子之矣

白衣尚書祀孔子于闕里

聖主至尊不尊師重道

闕鄉曰鄉迎四君得失何如文帝耕耤之故事

丘瓊山曰按均輸之法謂郡國輕賤所作用之官官經賤之而為輸物于京師但商賈之事孟首民無產者為傭作之事也不但非明王所宜行雖

丁南湖曰文季諫孝宗時年八十及和帝用寇萊之言考文季年十三舉制短短諸姓攻乃避外戚隙故之求見與張堪陳揚交而死生妻子之託義實日月是故其子誦以隱著孫穆以自顯論者謂為善之報云

綱以孔僖為蘭臺令史○目章國孔僖冯郡在駰同遊太學相與論武帝鄭房生梁郁上書告僖駰誹謗先帝事下有司僖以書自訟曰凡言誹謗者謂無此事而虛加之誣也至於孝武皇帝改之至陛顯在漢史是為直說書傳實事非虛謗也夫帝者為善為惡天下莫不知斯皆有以致之故不可以誅於人也陛下即位以來政教未過德澤有加臣獨何譏刺哉假使所非實是則固應恢改儻其不當亦宜含容又何罪焉書奏詔勿問拜僖蘭臺令史

綱賜毛義鄭均穀各千斛○鑑廬江縣名屬直隸廬州府毛義東平鄭均皆以行義稱於鄉里南陽張奉慕義名往候之候之謂伺候謁見也坐定而府檄適至用之國命以義守安陽令安陽縣名屬南陽郡德府義捧檄而入喜動顏色奉心賤之輕賤也之有貪求利祿之意辭去後義母死徵辟不至有詔召之者曰徵郡國舉耀者動辭奉乃歎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為親屈也○目均兄為縣史頗受禮遺均諫不聽乃脫身為傭歲餘得錢帛歸以與兄曰物盡可復得為吏坐贓終身損穢其言遂為廉潔均仕為尚書拜議郎郎官歸帝下詔褒寵義均賜米各千斛

發微按後漢書元和元年詔告廬江太守東平相曰議郎鄭均乘傳安首為傭節整前在機密以病致仕守善貞固黃髮不忘又前安邑令毛義昭令毛義昭令毛義昭

畫宗光寶前烈在位以貞白稱倫此言直令人噴飯而史方以為誠直呼亦可笑

曹褒定漢禮

據生雖與圖始會禮之家名為聚訟作大章一變是此制多不合經

瑞應依德而生由安禮不敢答大典出此二人

擢幹的材

崔駰書戒寵恩陰衛尉克已復禮終受多福漢世外家二千保族全身者四人而已書曰饗于有殷可不慎哉

到魏時自是而後漢治其衰矣

紐五月司空倫薨○目第五倫以老病乞身賜策罷以二千石俸終其身倫率公無餘言事無所依違性質愨少文采在位以貞白稱自潔精白或問倫曰公有私乎對曰昔人有與吾平里萬者吾雖不受每三公有所選舉心不能忘而亦終不用也吾兒子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而覺多不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後漢書曰第五倫傳刻為方非夫懼梯之士省其奏議傷情歸咎宜厚將愆苛切之藏使其蒞乎百人以弦韋而為佩蓋播此矣然而君子修不偽上微不偽下豈專職十里而與牧圉等廣乎疏非絕激則未可以中和言也

程子曰兄弟之子猶子也而倫視之有異焉是即私矣何待安寢與否然後為私乎

紐以袁安為司空

紐詔侍中曹褒定漢禮○鑑博士魯國曹褒上疏以為宜定史制著成漢禮太常葉堪以為一世大典非褒所能定不可許帝知儒生拘學而刻也學掇章句而泥難與圖始朝廷憲宣以時立乃拜褒侍中班固以為宜廣集諸儒共議得失帝曰誠言作舍道雲三年不成謂彼是此非故久而無成也會禮之家名為聚訟謂會聚議禮之互生疑異羣不得下音弄作大章一變足矣夫章堯舜名授以叔孫通漢儀十二篇曰此制散畧多不合經今宜依禮條正使可施行

胡致堂曰褒之志蓋本深見叔孫通之儀有未當者故擅然改正之而章帝亦以是命之若請博徵名儒通以年歲猶應幾不大違戾有可行者而身當重任決不獨見纖毫月間遽成百五十篇且又雜以讖記之文蓋不待見其書而可逆知舛繆不純乎古之正禮矣一世大典既鮮克留意者幸而有之其成就乃爾豈不惜哉

紐丁亥章和元年夏六月改元書改元譏信讒也○目是時屢有嘉瑞遂詔改元章和太尉椽何敞獨惡之謂宋由衰安曰夫瑞應依德而至災異緣政而生今異篇翔於厥屋怪草生於庭除不可不察由安懼不敢答

紐曹褒奏所撰制度○目褒撰次天子至於庶人冠婚吉凶終始制度凡百五十篇雜以五經讖記之文發明先漢禮儀定于叔孫後漢禮儀定于曹褒一代大典乃出此二人之手其得失固自不言可知矣

丁南湖曰按綱目于去年五月書詔侍中曹褒定漢禮今年八月書曹褒奏所撰制度然則一年之間禮固若是其易定乎故書曰褒之撰非漢之禮也禮變而曰制度者以其雜于讖記而非聖人之禮也故分注曰帝以眾論難定故但紐之不復令有司平奏此其草草之制誠范史所謂禮云禮云曷其然哉者矣

紐戊子二年濟南王康中山王焉來朝○目上萬乎親親故二王入朝特加恩寵及諸昆弟不遣就國當賜過度倉帑為虛富書朱意上疏曰陛下隆寵諸王禮敬過度春秋之義諸父昆弟無所不臣所以尊尊卑卑強幹弱枝者也西平王蒙等宜劃情歸藩以塞眾望

紐常駰年三十一遭詔無起寢廟一如宣帝法制○鑑太子摩即位年十歲太后臨朝常憂兄弟皆在親要之地○目崔駰以書戒憲曰傳曰生而富者驕生而貴者傲昔馮野王稱為賢臣近陰衛尉克已復禮終受多福漢世外家二千保族全身者四人而已書曰饗于有殷可不慎哉

目十月侍中寶憲弟郎都鄉侯暢暢來弟國舅太后數召見之恣意所欲暢以令宮省之權遣客刺殺竇太后怒憲懼誅因自求擊北匈奴以贖罪時北匈奴鐵亂太后從之發明竇憲戰殺列侯于屯衛號鳥桓與天之鷹擊無辜之民置之鋒鏑以為罪人逃死之地哉

行帥此舉實為無名

章帝長者

章帝仁厚之主

二事自變無疑

章帝車駕之賢君

章帝統祥長者之過

章帝有好大喜功之失

君德以剛為主

宦戚為消長

安陵正色自若

馬氏之所生

安民必有天報

年三異

燕然銘石勒功

先王戒履霜之漸

孝文之德深遠

尊崇以寵為大將軍

以寵實為大將軍

鐵而食之以毒

不能令播之母之

疏

安陵事行馬

帝實機緣後

班固曰 漢宗漢文性恬惔於稱后德謙恒淵雅立石藝文料酌律禮思服帝道弘此長思儀鉛獻歌式章虛徒義疏時擬法于之書

范華曰 魏文帝稱明帝察察帝長者章帝素如人服明帝苛切事從寬厚奉承明德太后盡心孝道平徭薄賦而民賴其慶又體之以忠恕文之以禮樂謂之長者不亦宜乎

賈逵傳曰 章帝之為細目書記十六為奏民措刑而殺者十可謂仁厚之主矣而又善意禮樂尊師重學其失者猶廢太子殺梁妃二事者耳所謂白璧之微瑕也

呂惠卿曰 魏書丕謂明帝察察章帝長者章帝豈真長長者哉其天資亦明帝之流耳聞羣臣言前代過于苛刻故深戒之以寬其寬也或過于中而時紛提動羌胡亦緣慈祥長者之過奮于人之說不能自守未免有好大喜功之失古今論君德以剛為主若于剛上少欠雖有慈祥之意不過能識其小往往失之于大章帝是也

方正學曰 魏書丕謂明帝察察章帝長者章帝豈真長長者哉其天資亦明帝之流耳聞羣臣言前代過于苛刻故深戒之以寬其寬也或過于中而時自出其所高又恒過乎嚴內則以皇后之譖殺四貴人而廢太子外則賓憲奪公主田園而不能罪張林楊光敦侍禽殘而不知省鄧弘以而章帝非其人也無罪殺貴人譖三公梁貴戚誅更處民而不問不得為長者明矣斷其過辭不以道之過也

◎孝和皇帝諱肇章帝第四子也母梁貴人為竇后所譖以廢卒養章帝為己子即位年十歲在位十七年壽二十七歲而崩○是時宦官外戚迭為消長漢家之禍從此始矣

自己丑永元元年竇憲將行擊匈奴公卿詣朝堂上書諫以為匈奴不犯邊塞而無故勞師遠伐損費國用非社稷之計袁安任隗充冠冕前後十上書敢皆危懼安隗正色自若侍御史魯恭上疏曰萬民者天之所生天愛其所生猶父母愛其子故愛民之有天報今匈奴遠藏去塞數千里而欲乘其虛耗利其危弱是非義之所出也太后不聽魯恭為中牟令專以德化為漢不任刑罰邑人許伯等爭田累守令不能決恭為平理曲直皆退而自責躬耕田讓其治邑由有三異馬嘘化及鳥獸豎子有仁心是也

鑑六月竇憲敗東將精騎萬餘與北單于戰于稽落山南匈奴中之山也大破之出塞三千餘里登燕然山燕然山在燕然都護治烏地中稽落山之北命中護軍班固刻石勒功勒功銘曰鑠王師兮征匈奴絕幽荒兮涉海外實其犯塞兮為漢患憑高阜兮臨北海遂窮究兮極天地熙熙帝載兮光萬世

紀漢威德而還

發明 匈奴自漢宗以來未嘗犯塞三十餘年矣竇憲奪公主田園而不能罪張林楊光敦侍禽殘而不知省鄧弘以為漢患憑高阜兮臨北海遂窮究兮極天地熙熙帝載兮光萬世

胡致堂曰 竇憲刺殺諸侯罪狀已白太后宜遵用漢法顯加刑誅則攝政通公諸侯奪服外戚誅飭宗族全乃信憲言憚俄夷狄曾不思萬一不勝而章帝非其人也無罪殺貴人譖三公梁貴戚誅更處民而不問不得為長者明矣斷其過辭不以道之過也憲既立大功威名日盛以耽耽權任尚為爪牙鄧疊郭檀為心腹班固傳毀典文章刺史守令多出其門競賦斂更民共為賂遺歸戈手及嗜也袁安任隗奏敗四十餘人竇氏大懼但安隗素行高未有以害之樂恢上疏勸憲書奏不省恢乞骸骨歸憲風州郡迫脅恢引樂宛于是朝

九月以竇憲為大將軍○自竇氏兄弟驕縱尚書何敞上封事曰愛而不教終至凶戾猶饑而食之以毒酒所以害之也伏見大將軍憲兄弟專朝奢侈僭逾誅殘無罪臣敞區區誠不欲上令皇太后損文母之號陛下有譽衆之譏下使憲等常保其福祐憲乃白出敞為濟南太傅

鑑辛卯三年正月竇憲以北匈奴微弱欲遠滅之遂耽權任尚圍于金微山大破之金微山在燕然國中出塞五千餘里而還自漢出師所未嘗至也

綱竇憲既尚書僕射樂恢○自憲既立大功威名日盛以耽耽權任尚為爪牙鄧疊郭檀為心腹班固傳毀典文章刺史守令多出其門競賦斂更民共為賂遺歸戈手及嗜也袁安任隗奏敗四十餘人竇氏大懼但安隗素行高未有以害之樂恢上疏勸憲書奏不省恢乞骸骨歸憲風州郡迫脅恢引樂宛于是朝

臣寔惜無敢違第袁安安以天子幼弱外戚擅權每朝會進見及與公卿言國家事未嘗不暗嗚咽無聲流涕天子大臣皆恃賴之

綱 壬辰四年六月朔日食○目 司徒丁鴻上疏曰今天下遠近惶怖承旨望主室向私門上威擅下權盛人道悖于下效驗見于天去事之徵往之軌未然之明鏡也夫天不可以不剛不剛則三光不明王不可以不強不強則宰牧縱橫宜固天變改正匡失以塞天意

天不可以不剛王不可以不強

綱 大將軍竇憲伏誅○鑑 時竇氏父子兄弟充滿朝廷專權謀逆帝以朝臣上下莫不附憲獨中常侍鄭聚謹敏有心機遂與聚定議誅憲帝以太后故不欲明誅憲迫令自殺

和帝雖寒昭之烈

目 胡致堂曰 竇氏根據已生謀逆人主誠有意除之未易舉于和帝饒十四乃能選用秘臣密求故事勒兵收捕中外肅清足以繼孝昭之烈矣所可恨者三公不與大政天子無可與謀而鄭聚者徇盾令之既佐人主歸除姦逆而有大功以受封爵于是閹宦用權之漸生中常侍亡漢之階使後世言治亂者無歇息于斯焉

拒虎進狼

班固著漢書班昭續成漢史閻班固馬遷史漢得失何如班固信能成名班固不叙殺身成仁之美其輕仁義戰守即其矣

趙雲航曰 竇憲之遇惡在章帝時已不容貸矣至孝和立愈加強橫公卿大夫皆畏莫敢言蓋以太后為主于內親黨根据于外也和帝一旦憤然震怒盡收憲黨鄧瑲等下獄遣謁者僕射收太將軍印綬迫令自殺逮十餘年根深蒂固之強臣一朝芟滅殆盡以彰天子之威權以震朝廷之驕令以動天下之耳目以服大臣之心固明雄斷不愧孝昭之烈矣惟可憾者袁安任隱居三公之位帝不與之謀而乃與鄭聚謀之竇氏雖除而寄人之權從茲盛矣聚謹曰前門拒虎後門進狼其此之謂歟

班固以竇氏賓客收捕獄中固嘗著漢書尚未就詔固之女弟曹壽妻昭踵而成之

謂班昭名昭所著起漢高祖終于孝平王莽之誅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經其行事記表志傳凡百篇書世甚重其書學者莫不誦焉

綱 華嶠論曰 固之存事不激讒而不抑抗曠而不纖詳而有體使讒之者登壟而不厥信說其能成名也固讀司馬遷是非頗謬于聖人然其議論常排死鄭否正直而不叙殺身成仁之美其輕仁義戰守即其矣

目 胡致堂曰 班固史筆自馬遷而後莫與抗者其見古人得失成敗之迹不為不博人物志分九等聖賢愚不肖之分不為不詳若外戚禍患成敗之驗則又疊疊昏前日事固乃為竇憲賓客以致殺身可謂短于識而長于文輕于德而急于進自古文人才士鮮不以此敗者是故宣而質而野不為華而史也

綱 以宦者鄭眾為大長秋○目 大長秋掌閨職也

綱 帝褒勅班賞鄭眾每辭多受少帝由是賢之常與議論政事宦官用權自此始矣

鄭眾與大謀漢室之禍兆矣

綱 甲午六年以陳寵為廷尉○目 寵性仁矜數議疑獄每附經典務從寬恕刻覈之風于此少衰

書法于定國後廷尉不足于是復書嘉仁恕也

綱 丁酉九年皇太后竇氏崩尊追梁貴人為皇太后封梁竦三子為侯梁氏自此始破矣

初梁貴人既死宮者知帝為梁氏出者與陰公主于梁恭奏記三府太尉張酺言歟帝感動良久會貴人弟上書自訟乃知貴人枉殁之狀三公奏請貶竇大后專殘不宜合葬先帝帝手詔曰竇氏雖不道法度而太后常自減損以成其事于大義禮臣子無貶尊上之文恩不忍離義不忍虧其勿復議

目 胡致堂曰 梁氏之禍諸竇殺力于外太后謀間于內其怨均也帝既誅憲等而奉事太后不聞敢禮偕曰勉强及太后崩乃抑邵三公之奏不遵光武梁氏不可不復也此與為人後者不得顧私親則與矣然追尊貴人為皇太后追復喪制封爵諸舅于禮無失也

綱 戊戌十年以劉愷為郎○目 初居巢侯劉般薨子愷當嗣稱父遺意讓其弟憲憲亟逃十餘歲有司奏請絕其國賈逵上書曰孔子稱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有司不康樂善之心而繩以彝常之法非所以長克讓之風成弘含之化也詔聽憲嗣爵徵愷為郎

劉愷讓爵為憲有司不康樂善之心

章奏束觀特賜書衣冠束觀漢書之所規矩權衡不可枉

微班超還京師水清無大魚班君所言平平投筆封侯舊里侯相

後世必有學者篤時但供紙墨終世不遇中郎將封鄧騭為鄴鄉侯

鄧國貢獻本非中原得預之事今鄧后乃以其絕見稱足以現漢家制度矣

忠良所以為治以滎子石為郎中

閻胡氏論和帝謂于章帝何如

和帝能徐之君和帝收攬權綱重準其稿之主

綱 辛丑十三年正月帝幸東觀漢書之所○目帝因朝會召見諸儒愈正魯逢黃香等相難數事帝善之說特賜衣冠正因上疏曰說經者傳先師之言非從己出若規矩權衡之不可枉也雖者之明其據說者務立其義浮華無用之言不陳于前故精思不學而道術愈章也

目 法 書章束觀書之所儒也

綱 壬寅十四年六月皇后陰氏廢死陰后姊忌恨有言后挾巫蠱道者后坐廢以是死

綱 徵班超還京師○目超年老乞歸久之未報超妹曹大家為超上書曰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玉門在陝西西去長安三千六百里乃徵詔還任尚書代為都護請教超曰君性嚴急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和宜蕩侯蕩侯大概寬大封建之意侯寬遠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超去後尚私謂所親曰我以班君當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尚後竟失邊和如超言

目 蔡安超家貧為人傭書以養母久輟書投筆歎曰丈夫無他志思猶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能久事筆硯間乎有相者謂曰生燕頷虎頸飛而食肉萬里侯相也自觀司馬入西域以功封定遠侯安能久事筆硯間乎有相者謂曰生燕頷虎頸飛而食肉萬里侯相也自觀司馬入西域以功封定遠侯

目 丁南湖曰徵班氏兄妹之死可見世人之邀譽也國之玩意兩都優游筆硯而乃大撰于徵中起之立功萬里觀危鋒鏑而乃令終于賜下雖所遭之幸不幸其知幾與否乎

綱 冬十月立貴人鄧氏為皇后○目初鄧禹嘗謂人曰吾將百萬之眾未嘗妄殺一人後世必有興者其子訓有女曰綏性孝友好書傳選入宮為貴人恭肅小心動有法度永嗣陰后接撫同列常克己以下之雖宮人吏役皆加恩惜帝深嘉焉及為皇后鄧國貢獻羌令其絕歲時但供紙墨而已帝每欲官爵鄧氏后輒表請諫讓故兄隲終帝世不過中郎將

綱 封鄧騭為鄴鄉侯書法官爵侯漢末之禍基于此矣

綱 癸卯十五年詔太官勿受遠國珍羞○目嶺南舊獻生龍眼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堠至是庸羌上書諫止救太官勿復受獻

綱 乙巳元興元年十二月帝崩少子隆生始百餘日即皇帝位太后臨朝

綱 雒陽令王涣卒○目涣居身平正能以明察摘姦伏外猛內慈人皆悅服至是卒官百姓莫不流涕為立祠作詩弦歌以祭太后詔曰夫忠良之吏國家所以為治也求之甚勤得之至寡其以涣子石為郎中

〈胡致堂曰〉孝和幼冲即位年十有四即能辯論寶憲自是大柄在手威權不失後十六七年聞亦無大過舉尊信儒術友愛兄弟隱禮賢者克制嗜欲四夷侵中國綏靖方之章帝定乃過之而作史者未能鋪張揚厲曉聞多矣帝既崩長子有痼疾少子生始百日予是時迎立清和王慶豈不善哉而太后有異心焉可服矣

〈賀善贊曰〉和帝在位綱目書憲外非封拜則天變違事而已然其間書陳寵為廷尉書早蝗除祖稅書詔太官勿受珍羞蓋亦德儉之君也乃能早發英斷收攬權綱而又尊儒幼謙動無大過惜乎為謀不遠權奸雖除而閻邃用事遂為東漢基禍之主綱目書封鄧騭為鄴侯重惜之也

◎孝殤皇帝諱隆和帝太子也生僅百餘日皇太后立之在位一年而崩壽二歲

綱 丙午延光元年春正月以張禹為太傅徐防為太尉參錄尚書事○目太后以帝狂躁褊欲令羣臣居禁內乃詔禹舍宮中五日一歸府每朝見特懼其與三公絕席

詔檢勑鄧氏賓客

鄧氏以賢德自居詔舉隱逸遊博士人君不可不學然會稽難術介冑之士悉遣孝經注法舉隱逸遊博士詔舉準論儒風疏

鄧隲不受封侯

鄧隲于后崩前稱疾不朝太后時重本無大功王以下侯望于道光侯鄧鄧又何為者則此辭讓亦不虛矯好名之蹤耳不可謂重也也災異家三公災異免自防始

隲為三公實職權權鉗口愚賤非不能申理而何能尊以災異其義之則識過長長故猶未備毋后專政日久甚至

細以鄧隲為車騎將軍儀同三司隲南陽新野人訓之子也

經八月帝崩太后詔清河王清河孝王名慶章帝第三子也子祐為孝和皇帝嗣即皇帝位太后猶臨朝

發明春秋傳曰猶者可已之辭也是時安帝年十三若輔以大臣自可躬親庶政太后臨朝綱目書猶以譏之深嗚呼暫如鄧氏君子猶不之予況下于此者乎

胡致堂曰立天下之主當與三公大臣共議選擇賢明豈一己之私哉而乃定策禁中公卿不與假如立非其人則亦無從改悔是自求禍也清河王慶章帝長子當正位儲宮廢不以罪年齒益長過免不聞于是迎立以主漢祚豈不善哉而鄧太后欲利幼弱欲久臨朝至安帝年二十有八猶不歸政故自永初而後日食地震而永風雹之變歲不絕書母氏常陰闇宜得志媒乎桓靈而漢遂滅矣

細詔檢勑鄧氏賓客○目詔司隸校尉河南尹南陽太守曰外戚前代外戚賓客濁亂奉公為民患苦若在執法懈怠不輒行其罰故也今宗門廣大姻戚不少賓客奸猾多干禁憲其明加檢勑勿相容護自其親屬犯罪無所假貸

發明鄧氏以聲德自居故檢勑其家為甚厲書之于冊亦足少見其美然未若釋兵歸政之為愈也

細十二月詔舉隱逸遊博士○目尚書郎樊準以儒風寖衰上疏曰人若不可以不學光武受命中興不遑啟處能猶投戈講藝息馬論道孝明庶政萬幾無不朗心而垂情古典遊意經藝又多徵名儒毋議會議會合語也則論難術術術和柴說術室早反共求政化期門羽林介冑之士期門官名職掌悉通孝經仗自聖功流及蠻荒是以議者毋稱臧時臧言永平今學者益少遠方尤甚博士倚席不講倚席言不儒者競論浮麗忘寥寥之志寥孔車習議議之辭議音戲詭言也臣愚以為宣下明詔博求幽隱寵進儒雅以俟聖上講習之期太后深納其言詔公卿中二千石各舉隱士大儒務取高行以勸後進妙簡博士心得其人

（丁南湖曰）三人君職御之始況值式微之運所貴乎臣君者乎其短不乎其長而且國家多難則此宜姑緩者也與準自少脩儒術乃以此自鳴而授太后之所嗜殊不念時一言助統而為是逞儒不急之論哉難言若在治朝則準言誠是也

◎孝安皇帝諱祐孝王慶之子章帝之孫也自在邸第時數有神光照室又有赤蛇繞于牀第之間殯帝崩無嗣太后立之在位十九年壽三十一崩○即位數年太后臨朝親政之後內寵益盛

細丁未永初元年夏四月封鄧隲及弟悝弘閶皆為列侯隲辭不受書法書不受嘉其讓也

發致後漢書鄧悝兄弟長遠時稱忠勞王室而終與之免斷樂生所以泣而辭麻也

細五月以魯恭為司空奉順時宜

經秋九月庚午太尉俞防以災異寇賊策免策王言也免黜也王言之制有七其一曰策書立皇后皇太子封諸王立婦妃拜免三公宰相臨軒策命則用之中書令請侍郎持受之三公以災異免自防始○仲長統曾言曰仲長覆姓光武皇帝愍數世之失權慨然忿強臣之竊命矯枉過直政不任下雖置三公事歸臺閣自此以來三公之職備員而已至于中世權移外戚寵被近習水旱為災戚宦所致及以褒讓三公諸責至于免黜宜不免哉

發明鎮撫中外當理陰陽爾三公職也豈知是時戚宦用事乃悉歸罪三公去可也故東漢諸賢痛在去之不早雖欲盡辭其責可乎異其之則識過長長故猶未備毋后專政日久甚至

細戊申二年夏旱五月太后親錄囚徒○目洛陽有囚實不殺人而被考自誣藏囚與見畏吏不敢言將去舉頭若欲自訴太后呼還問狀具得枉實即

親錄因使成何體史自乃以淵通陳歸美一因之平反比之東海飛宿會史甚

故今抵罪未還宮洞而大降

紀十一月徵鄧隲為大將軍。○注鄧隲在位廟能推進賢士隲何照李部陳禪等弘農楊震孤貧好學通達博聽諸儒為之語曰關西孔子楊伯起伯起楊震字教授二十餘年不答州郡禮命眾人謂之晚暮而震志益篤五句隲聞而辟之累遷荊州刺史東萊太守當之郡道經昌邑故所舉荊州茂材王密為昌邑令夜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地知子知我知何謂無知者密愧而出震性公廉子孫常蔬食步行故貧或欲令為開產業震自為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注振史畧震教授生徒堂下得三禮都講以為有三公之象敢以進曰先生自此升矣○鱣音善魚似鮎黃身黑文

胡致堂曰楊震四知之對自古以為名言君子正之曰人與我可為二矣地則一而已世未有明其說者恩謂天地非惟不可以二言蓋亦不可以知論則塗理幾于未明矣鄧隲推賢進能自具美孫曾之女主擅朝政貴戚也被其廉者宜有去就之分豈可苟哉震教授二十餘年不答州郡禮命一旦驟然為隲而起豈獨綱理未明又疑其處人之未精也

紀庚戌四年詔以涼州牧守弟為郎。○目初鄧隲欲棄涼州并力北邊曰譬若衣敗壞一以相補猶有所完若不如此將兩無所保公卿皆以為然虞詡詣言于大尉張禹曰若大將軍之策不可者三先帝開拓土宇勞而後定今憚小費舉而棄之一也涼州既棄即以三輔為塞園陵單外二也烈士武臣多出涼州士風壯猛便習兵事今羌胡所以不敢入据三輔為腹心之害者以涼州在後故也涼州士民所以推鋒執銳父死子戰無反顧之心者為臣屬于漢故也今割而棄之民庶安土重遷必引領而怨卒然起謀因天下之饑倘驅氐羌以為前鋒則函谷以西園陵榛京非復漢有三也為善其言更集四府太傅太尉司徒司空皆從詡議于是辟西州豪傑為掾屬拜敦守長吏于弟為掾以安慰之

紀以虞詡為朝歌長朝歌河內邑也討縣境羣盜平之。○注朝歌賊寶孝等數千人攻殺長吏屯敗連年州郡不能禁鄧隲以問議虞詡乃以詡為朝歌長故舊皆弔之慰問詡笑曰事不辟難臣之職也不遇盤根錯節無別利器遇樹根之盤互木節之交錯非堅利之器不能斷此吾立功之秋也

紀始到謁河內太守馬稜稜自君儒者當謀廟堂乃在朝歌甚為君憂之詡曰此則太平相賢以求溫飽耳不足憂也但兵不厭權詡當如權變願寬假鑿策勿令有所拘閡而已閡音愛止也礙同○注及到官設三科以募求壯士募以財名也自掾吏以下各舉所知其攻刦者為上蕩人偷盜者次之不事家業者為下收得百餘人悉實其罪實赦之也使入賊中誘令刦掠乃伏兵以待之遂殺賊數百人用兵之術也又潛運資人能縫者偽作賊衣偽僞以采線縫其裾以根節之秋惟遇有出市里者更輒禽捕之賊由是駭散縣境皆平思謂有罪不實者法之正也三科設募者權也正法可行于治平之日不可況于盤根錯節之秋惟遇變而通以權則不勝于常而能制乎變詡不廢權三科之募而卒以收功其通變也夫其達權也夫雖然豈惟是哉縫裾者權也增竈者亦權也權不可知設變不可先圖安得如詡之知權者而與之言任哉

胡致堂曰虞詡三科皆王法所當治者取一時之用平難平之賊發豬以禮處攻發處也又使此三科之人因立功得以自新一舉失之于詡情而知其善果不易耶

三科皆王法所當治

虞詡一舉數利

設三科募求壯士

虞詡捕盜

求隱逸裾

表了几曰虞詡祖父經為吏平允當曰寧決獄六十年矣庶幾于東海公子子孫何必不為九卿耶而詡復歷官尚書經之言聽矣及詡臨終遺誡令朝歌時校賊過多其中何能無枉自此廿餘年家門不增一口夫用兵怎卒鋒以橫加非得已也特經性仁恕類多平反詡性剛直易流褊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閒雖是在塞賢

萬騎逆于庸

以虞詡為武都太守

天事無定法何況兵權使非神而明之者鮮能不敗詡父書耳虞詡增益見弱示強

封侯案南徵馬防而罪狀未封鄧遵而黜任尚事同一轍何以任尚封侯乎蓋以任尚一無行以任尚一無行以任尚一無行

楊雲請用王聖
敗以借賢為本

以甘陵之恩揆度
臣
帝王篤化美俗
江都謙為一昇
明王正乾綱之位

王莽受士
[illegible]憲言論風旨無所見而見者稱其深遠矣既無見所[illegible]深遠者安在雖憲在曾時不矣為高[illegible]然史論曾敢遠地[illegible]者口背當別自觀之
其人雖僅而測
鄙者復存乎心
叔度汪汪若千頃
波澄徳出光不可濁
士君子見之應不
厭孔氏及門其陪庶
周書憲比顏子何
如叔度居顏氏之
科以班勇將兵屯柳
中

紹以歌雲[illegible]人見盟羽林車騎對宋楊四子及宦者江京李閏等為列侯○目京閏與中宮侍婢封等及王聖帝乳母也聖女伯榮出入宮掖傳連姦賂司徒楊震上疏曰臣聞政以得賢為本治以去讒為務方今九德未樹嬖倖充庭宜速出阿母聖令居外舍斷絶伯榮莫使往來帝不聽

紹以劉愷為太尉○目時居延都尉范邠把贓罪吏議欲增錙二世劉愷以為春秋之義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所以進人于善也今以輕微責懼及善人非先王祥刑之意也詔從之

紹十一月復斷大臣行三年喪初魏大臣行三年喪至是幾五載而又禁之○目陳忠上疏曰高祖創制大臣有軍告之科謂病亦告也宣顧陛下發高北望以甘陵之恩施遠尊父母孝德皇母曰孝德后尊陵曰甘陵奉璋璋取姬為甘陵之貴人家而又特長服

袁宏曰古之帝王所以異於美俗率民為善因其自出而不奪其情民猶有不及者而況毀禮止喪滅其天性也

紹戊辰延光元年遣官者及乳母王聖子伯榮詣甘陵○目尚書僕射陳忠上疏曰昔韓嫣漢武帝幸臣託副車之乘受耽視之使江都易王名非景帝之子誤為一拜而嫣受敵刃之誅嫣當與工同卧朝詔從獵工抹天子車駕未行先使嫣乘副車從數十騎耽視數王聖見以為天子使謁通宮嫣驟不見既通王怒為皇太后故使嫣嫣死臣願明主厭天王之尊正乾綱之位不宜復令女使干錯萬乘書奏不省

紹汝南黃憲卒汝南郡名今河南汝寧府○目初汝南王太宇龔好才愛士以袁閎為功曹曰功曹引進郡人陳蕃黃憲等憲不應蕃遂就吏憲世貧賤父為牛醫潁川鈞州荀叔遇憲字遜旅憲字叔度曰時年十四叔竦然敬異之撰與語移日不能去謂憲曰子吾之師表也師範儀表既而前至袁閎所問曰子國有輝子國輝黃憲也識之乎閎曰見吾叔度耶叔度黃憲字也是時同郡戴良才高倨傲而見憲未嘗不正容及歸閎然嘆息若有失也其母問曰汝復從牛醫兒來耶對曰良不見叔度自以為無不及既睹其人則瞻之在前忽然在後固難得而測矣陳蕃與周舉嘗相謂曰時月之間不見黃生則鄙吝之萌鄙吝猶言穢吝之義若復存乎心矣太原山南屬郡郭泰字林宗少游汝南袁閎不留而退從黃憲日乃還或問之泰曰奉高之器奉高袁閎字也譬諸汎濫汎音孰字從九無鳥或作汎縹也通作監汎泉穴出也溫泉正出也皆水之小而清者雖清而易挹挹音邑叔度汪汪水深廣貌若千頃波澄之不澄清有互交及混也之不濁不可量也憲初舉孝廉又辟公府友人勸其仕憲遂到京師即還年四十八歲終案明憲一布衣也而得書于冊至今使人有敬仰之心者豈非潛德幽光不可得而泯沒歟都

范蔚宗曰黃憲言論風旨無所傳聞然士君子見之應不厭深遠去玩客將以道周注全無德而稱乎余曾祖穆侯以為憲稽然其處順潤乎其於道淺深妄繼其分清濁未嫌其力若及門于孔氏其陪庶乎故嘗著論云○班班同德大無能名也魯范汪歸穆侯憲然若不可知也孔氏及門其陪庶乎是高未的許孔氏何等人也及揭龜山乃曰叔度學充其德難顏子可至矣然則叔度有德而但未學乎故朱子曰畢竟是資稟好是亦惟以其德也乎是歸目書曰汝南黃憲卒夫憲布衣也而卒書之褒德之意至矣

朱晦庵曰黃憲之言論風旨雖不盡見然其氣象溫厚圭角渾然見之者有所感于心亦其最高乎使得聖人作成之當居顏氏之科矣

紹丁南湖曰范史稱黃叔度若及門于孔子其陪庶乎是高未的許孔氏何等人也及揭龜山乃曰叔度學充其德難顏子可至矣然則叔度有德而但未學乎故朱子曰畢竟是資稟好是亦惟以其德也乎是歸目書曰汝南黃憲卒夫憲布衣也而卒書之褒德之意至矣

紹癸亥二年夏四月封王聖為野王聖乳母也自宣帝始擅恩阿保賜物而已未有封君矣漢治雖欲不褒其可得乎

紹以班勇為西域長史將兵屯柳中勇名○目時北匈奴連與車師寇河西議者欲復閉玉門陽關以絶其患燉煌太守張璫上書曰臣在京師亦以為西

孝安帝侍國家所重宜有尚書勅
胡寅以楊震自取殺身在於不能決去其說非是明哲保身見在小臣不預國政者或以鑑口震即欲去亦當在未為太尉時否則國之三公猶不知塞蹇能躬之義可乎故謂震不能有弭變之才則可謂震不能有引身之智則不可

修德立行所以為
楊震不能見機而作
楊震清白忠直三公無出震右

惟冠鳥殺者殺楊震處義不精
楊震處義不精來歷廷諍諫皆來歷守闕不去

域宜棄今親踐其地乃知棄西域則河西不能自存謹陳三策北虜呼衍王專制西域今以酒泉廣國先擊呼衍絕其根本因發鄯善兵脅車師上計也置軍司馬出屯柳中中計也棄交河外城城漢水分流繞收鄯善等入塞此乃下計也朝廷從之乃以勇出屯柳中

綱以楊震為太尉○目敢寶薦李閏于震曰李常侍國家所重欲令公辟其兄寶惟傳上意耳震曰如此則宜有尚書勅寶大恨而去閻顯亦薦所親震又不從司空劉授聞而辟之震益見怨

綱十二月聘處士周燮馮良不至○目初陳忠薦汝南周燮南陽馮良學行深絕隱居不仕帝以美幣聘之燮宗族勸之曰夫修德立行所以為國君獨何為守東岡之陂乎燮曰夫修道者度時而動而不時焉得幸乎與良皆自載至近縣稱疾而選

目甲子三年帝東巡三月還未入宮燮遽令敢寶奏震怨望即夜遣使者策收震太尉印綬遣歸故郡至西城久陽亭乃慷慨謂其諸子門人曰死者士之常分吾蒙眞居上司疾姦臣狡猾而不能誅惡嬖女傾亂而不能禁何面目復見日月因飲鴆而卒

發明楊震事廣宮之主不能見幾而作其死宜矣然當時清白忠正無出震右乃以讒諂忤帝而死是時安帝保愛羣狙如護心腹震雖欲效節不可得已小人而不知有君子惟恐姦殺之害根芽也豈不哀哉

胡氏曰安帝三公無出震之右者然人臣以道事君合則留違則去寘以三公之尊兩奏一乳媼而不能動宜去久矣至是極言遂取殺身之禍忠則忠矣然其腐理不明而處義不精亦不足稱也已

綱九月廢太子保為濟陰王○目帝納江京樊豐之譖廢太子太僕來歷歷數曹也要結劉穆等十餘人證太子無罪帝下詔責歷等辭皆先頓首曰固宜如明詔歷怖然廷詰皆曰屬通諫何言屬通諫謂近日相要結而同入諫也而今復背之大臣立朝區處國事固得輾轉若此乎歷獨守闕連日不肯去

監乙丑四年三月帝崩于葉年三十一還宮發喪太后即安帝閻后臨朝欲久專國政會立年幼與閻顯等定策禁中迎濟北惠王濟北惠王名壽章帝弟五子中黃人所生子北鄉侯懿為嗣北鄉侯名乙西北鄉侯即皇帝位

綱冬十月北鄉侯薨

鑑十一月中常侍孫程王康等十九人歃謀于德陽殿迎濟陰王濟陰漢國名今者入定封濟北惠王壽章帝子曹州屬山東兗州府即皇帝位時年十二收閻顯下獄誅遷太后于離宮離宮天子出游之宮也封孫程等為列侯是為十九侯

丁南湖曰北鄉侯即位而天下屬于太后濟陰王即位而天下屬于宦官漢從不亡其得乎哉

綱改葬故太尉楊震祠以中牢○目詔以震二子為郎贈錢百萬以禮改葬葬日有大鳥高丈餘其鳥五色兩翼長二丈二集震喪前葬皆飛去都以狀上帝感震忠直詔復以中牢具祠之

發明葬生雖稱尊事卿而權歸郎民至乃遮截賜服竟念政道然今自居雖威不建遠始失祝統歸威陵敵遂復計金授官移民逃寇推究台衡以答天譴陳書家之家矣○永和元年令吏人入錢穀得至關內復其庶賦轉徙詔隴西徙寬武要定徙美陽北地徙也陽台謂三台三公像也衡平也哲智也案盡也謂鄧后專制國柄也

鄭衆孫程並以閹人定封侯者殺來歷此一大關鍵處而之楊何得復日始見耶十九侯

大鳥集喪中牢祠楊震

祭臣晉事侵也

隱防啣轡
從史魚以屍諫
自譬不可為
容容多福福
左雄有蹇蹇節
待樊英以師傅之
禮

胡敬堂曰安帝若聞不若始則聞后死忠殺太子之母而不能保繼而孔母忠被誣太子廢之而不能辨一旦不諱樹立與授遂使中官得以順人心使正義扶立所廢而權歸閹尹國無人焉則漢氏之良從可知矣

◎孝順皇帝諱保安帝太子也在位十九年壽三十一○帝即位之初天下想其風采黃瓊李固之徒相繼登用東京之士于茲盛焉迨閹宦弄權梁氏用事賢人君子不能救漢祚之衰

綱丙寅永建元年春正月帝朝太后于東宮○綱皇太后閻氏崩

目司隸校尉虞詡彈劾權貴百官側目三公劾詡詡上書自訟曰法禁者民之隄防刑罰者民之銜轡臣所終舉贓罪非一三公恐為臣所奏遂加臣罪臣將從史魚死節以屍諫耳衛史魚將死謂其子曰我言蘧伯玉賢不能進彌子瑕不肯不能退死不當理殯于室是矣子以父言聞之君乃進伯玉而退子瑕又案中常侍張防屢寢不報詡不勝憤乃自繫廷尉帝乃赦出數日還獄詡上疏曰方今公卿以下頹多拱默以樹恩為賢無即為惡至相戒曰壁不可為容容多福禍壁玉之性善惡不相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容容隨眾上下也林希逸曰無善無惡皆視其從違已故謂之兩容伏見議郎左雄有王臣蹇蹇之節宜擢在喉舌之官必有匡弼之益即是拜雄尚書

綱丁卯二年夏六月追尊母李氏為恭愍皇后

綱聘處士樊英以為五官中郎將○鑑初南陽樊英少有學行名著海內隱于壺山之陽壺山在河南南陽府舊陽縣其山圓大如壺形故名前後辟召禮請不赴是歲帝復以策書玄纁修禮徵英侍以師傅之禮帝設壇開几杖延聞得失英就聘及後應對無奇謀深策談者以為失望河南張楷與英俱徵謂英曰天下有二道出與處也吾前以子之出能輔是君濟斯民也而子始以不營之氣營與皆通不營言無營置可以比之貴重之極也怒萬乘之主及其享受爵祿又不聞匡救之術進退無所據矣

司馬公曰古之君子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隱非君子之所欲也是故有道德足以尊主智能足以庇民被褐懷玉濯纓不市是王者當盡禮以致之屈體以下之蓋取其道不取其人務其實不務其名也若以孝弟謹潔已安分雖不足尊主庇民是亦清修之吉士也王者當褒優安養勿逆其志若李賢之待韓福光武之遇周黨以勵廉恥美風俗斯亦可矣固不當如范升之徼毀又不可如張楷之奇望者也

丁南湖曰順帝徵賢而始于樊英其為燕昭致賢而始于郭隗乎故范史論曰英能承風復以威事若李固周舉之淵謀弘深左雄苗殫之政事貫周桓馬揚厚以儒學進崔瑗馬融以文章顧吳祐蘇章仲篤舉邑牧民之良將謝庭虞翻將帥之宏規王龔張皓虛心以推士張綱杜喬直道以糾違顧鍾陰陽詳密張衡機術特妙此諸賢皆徵英之所至階帝之不能盡也

綱以處士楊厚黃瓊為議郎○鑑時又徵廣漢楊厚廣漢郡名今屬四川成都府有江夏黃瓊江夏郡名今屬湖廣武昌府李固以書誡遺之曰君子謂伯夷隘柳下惠不恭不夷不惠可否之閒聖賢居身之所珍也嘗聞語曰嶢嶢者易缺皦皦者易污嶢嶢硬也皦皦白也嶢太白易缺名之下其實難副近日英被徵初至朝廷設壇席猶侍神明雖無大異言行所守亦無所缺而毀謗布流者豈非觀望深聲名太盛乎是故太白易污缺名之下其實難副近日英被徵初至朝廷設壇席猶侍神明雖無大異言行所守亦無所缺而毀謗布流者豈非觀望深聲名太盛乎是故俗論皆言處士純盜虛聲願先生宏此遠謨今眾人數服一雪此言爾瓊至拜議郎稍遷尚書僕射瓊昔隨父香在臺閣習見故事及後居職達練官曹爭議朝堂莫能抗奪數上書言事上頗采用之

丁南湖曰梁冀之威權舉朝震慴矣而楊厚用薦其贈遺黃瓊力沮其封爵即此德行誠為不負所舉矣

鑑李固駁子邵之子也少好學常改易姓名杖策驅驢自發從師受拯救反自發謂負書箱也不遠千里究覽墳籍為世大儒每到太學密入公府定省父母不令同

李固遺黃瓊書不夷不惠可否之閒聖賢居身之所珍也嘗聞語曰嶢嶢者易缺皦皦者易污嶢硬也皦白也嶢太堅易缺也皦易污也太白易缺名之下其實難副近日英被徵初至朝廷設壇席猶侍神明雖無大異言行所守亦無所缺而毀謗布流者豈非觀望深聲名太盛乎是故俗論皆言處士純盜虛聲願先生宏此遠謨今眾人數服一雪此言爾瓊至拜議郎稍遷尚書僕射瓊昔隨父香在臺閣習見故事及後居職達練官曹爭議朝堂莫能抗奪

孝固為世大儒

沈景臣正河間王

學舍鞠為園蔬

程輔請修學校

擢嘉定后

陽以博施為德

業諸生知其為邵子也

（丁南湖曰）史謂李固究覽墳籍敦世大德然則固之為儒也止于究覽而已乎夫所謂大儒者莫大于孔子而孔子之所以為儒固則未之知也孔子危行言孫以處亂世微服過宋以遭惡人諸子固也自初舉災異一策以至議立清河王蒜前後書數萬言危風而處亂之道失矣李膺其庶幾是也君請慈治天固既不能引退又故犯其毒而避惡之道失矣此豈孔子之所以為儒哉雖然固以忠節扶灌靈而後已則所謂殺身成仁力行孔詞者是也

辛未六年春三月以沈景為河間相○（目）河間王政敝狠不奉法帝以侍御史沈景有彊能擢為河間相景到國謁王王不正服箕踞殿上侍郎贊拜景崎嶇立不為禮問王所在虎賁曰是非王耶景曰王不正服常人何別今相謁王豈謁無禮者耶王慙而更服景後乃拜出請王傳書之曰前教京師陛見受詔以王不恭使相檢束諸宦官受爵祿曾無訓導之義因捕請姦人奏按其罪出寃獄者百餘人政遂改節悔過自脩

（綱）秋九月起太學○（論）初安帝溺于聲色博士不服講習朋徒相視怠敖學舍頹敝鞠為園蔬或牧兒薪蕘蹂新刈其下將作大匠（將作大匠一人二千石掌修作宮廟陵園宮室陵園主木之工翟酺上疏請更脩繕誘進後學帝從之凡造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丞一人六百石

（綱）壬申陽嘉元年正月立貴人梁氏為皇后○（目）帝欲立后而貴人有寵者四人莫知所適議欲探籌以定僕射胡廣等諫曰悖神任筮不必當獻值其人猶非德選宜恭良家簡求有德帝從之恭懷皇后弟子乘氏侯商之子選為貴人常特被引御從容辭曰夫陽以博施為德陰以不專為義願陛下思雲雨之均澤小妾得免于罪帝由是賢之立為皇后（乘氏縣名梁商封地）

（綱）夏四月以梁商為執金吾

（綱）立孝廉限年課試法○（目）尚書令左雄上疏曰（蠻民之道在于用賢）蠻民之道必在用賢（漢世良吏于茲為盛）用賢之道必在考黜昔宣帝以為吏數變易則下不安業久于其事則民服教化其有政治者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公卿缺則以次用之是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漢世良吏于茲為盛今典城百里轉動無常各懷一切（切苟且之貌言懼在位者數徙則不得久于其官故上不扭習而如其事下不宜服馴而安其教賢者則其功不可以及于成不肖者則其罪不可以至于著若夫迎新送故之勞緣飾書之弊閒其害之小者不足悉數也設官固皆當久于其任而至于所部者遠所任者重則尤宜久于其官而後可以責其有為）（發覆）王荆公曰（雄又上言）孔子曰四十不惑禮稱強仕（記曲禮四十曰強而仕）請今自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得察舉諸生試家法文吏課牋奏乃得應選若有茂才異行如顏淵子奇（子奇顏回年蚤十八漢君使主求阿阿縣大化自可不拘年齒帝從之久之廣陵（廣陵郡名今揚州府）所舉孝廉徐淑年未四十臺郎詰之對曰詔書曰有如顏淵子奇不拘年齒是故本郡以臣應選郎不能屈左雄詰之曰昔顏淵聞一知十孝廉聞一知幾耶淑無以對乃罷郡守坐免然雄公直精明能審覈其偽決定行之郡守十餘人皆坐謀舉丞點惟陳蕃李膺等三十餘人得拜郎中自是牧守畏憚莫敢輕舉選之于永嘉察選清平多得其人（書法）雄之以年且試家法察舉非初意也雖之何無康舉孝而限年以為言耳且顏淵子奇曉代一有而欲以斯為格不亦偏乎

（袁宏斷曰）古者四十而仕非謂仕必是年也特舉其大限以為言耳且顏淵子奇曉代一有而欲以斯為格不亦偏乎

（胡致堂曰）雄奏案有王臣之節袁世名卿也其言取士之制蓋得禮記言四十強而仕者蓋示學者能成可用之時非謂取人以是為準也徐淑以雋于自方周易其言而雄以闇一次知十結之本史其義歟

（袁宏斷曰）古者四十而仕非謂仕必是年也特舉其大限以為言耳且顏淵子奇曉代一有而欲以斯為格不亦偏乎

（胡致堂曰）雄奏案有王臣之節袁世名卿也其言取士之制蓋得禮記言四十強而仕者蓋示學者能成可用之時非謂取人以是為準也徐淑以雋于自方周易其言而雄以闇一次知十結之本史其義歟

蠻民之道在于用賢

漢世良吏于茲為盛

孝廉限年察舉

茂才異行如顏淵子奇

孝廉聞一知幾

三十餘人得拜郎中

客案有王臣之節左雄袁世名卿

所謂關一知十豈有事可指哉亦以況顧氏明哲舉首見尾而已所不及爾雖以難對折衝孝廉又坐舉者當是以為可乎

綱癸酉二年正月徵郎顗以為郎中不就○目上召郎顗問以災異顗上章曰三公上應台階凡六星六符下同元首政失其道則寒陰反節今之在位納累鍾之奉亡天下之憂糧遊偃仰竊病自逸被策文得賜錢即復起矣何疾之易而愈之速以此消伏災害興致承平其可得乎今選牧宰委任三府長吏不良既咎州郡州郡有失豈得不歸首舉者而陛下崇之彌優臣下慢事愈甚所謂大綱疏小綱數也因條便宜七事一念百姓之勞罷營繕之役二采納良臣以助聖化三宣務節約四宣關出宮女五宜為備饗蒐冠六宜令內外官司並須立秋然後考事七宜蹈法令有所變更王者之法譬猶江河當使易避而難犯書奏特拜郎中辭病不就

綱封孔母宋娥為山陽君○目帝之立也娥與其謀故封之左雄諫不聽

目洛陽宮德陽堂地折長八十五丈帝引公卿所舉敦樸士對策李固對曰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也斗為天喉舌尚書亦為陛下之喉舌斗斟酌元氣運乎四時尚書出納王命賦政四海權尊勢重責之所歸宜審擇其人以毗聖政若刺史二千石外絃職事內受法則未表曲者影必邪源清者流必潔猶叩樹木百枝皆動也由是言之本朝號令豈可蹉跎播說夫人君之有政猶水之有隄防今隄防雖堅漸有孔穴蟻之一人身體本朝者心腹也州郡者四肢也心腹痛則四肢不舉故臣所憂在心腹之疾非四肢之患近苟堅隄防務政教先安心腹整理本朝雖有寇賊水旱之變不足介意不然則雖無水旱之變天下固可憂矣上賈眾對以李固為第一即時出何母還舍詔常侍悉叩頭謝罪朝廷肅然以周為議郎而何母宮者皆斥之

目太史令張衡通靈之變元致思于天文陰陽曆算作渾天儀著靈憲渾天說曰天之形狀似鳥卵天包地外地居其中猶卵之裹黃圓如彈丸故曰渾天言其形體渾渾然也渾天儀即璿璣玉衡之遺法按張衡靈憲序曰昔有先王將步天路用定靈軌尋繩本源先準之為渾體是為正歲故靈憲作焉

綱秋七月太尉龐參免○目參在三公中最名忠直數為左右所毀司隸乘風旨言乘勢也按之參稱疾段恭上疏曰讒邪傷害忠正此天地之大禁人主之至誡也書奏詔遣使視疾致羊酒後竟以災異免

目甲戌三年張衡以儒者爭學圖讖上言律歷卦候九官太乙取其數以行九宮起于坎宮始終于離宮也風角接四方四隅之數有徵效世莫肯學而競稱不占之書讖書是也壁猶畫工畏圖大馬而好作鬼魅韓子曰客為齊王畫者問畫孰難對曰狗馬最難孰易曰鬼魅無形故易也誠以事實難行而虛偽不窮也宜收藏圖讖一禁絕之則朱紫無所眩典籍無取玷矣

綱乙亥四年春二月初聽中官得以養子襲爵書法聽其立已故也和已

胡致堂曰茅土之封所以待功勳建賢德而如諸功臣之賤嗣續之任所以繼先祖傳後來而責諸不父之家且殘無罪之人怨生生之道耗蠹財用崇長路階一舉而六失併焉有天下國家者可不深思而痛革之哉

綱夏四月以梁商為大將軍后父○目商少通經傳謙恭好士稱李固為從事中郎固乃奏記以商柔和自守能有所整裁曰數年以來災怪屢現孔子曰知者見變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